

悦读

好猫八不



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王朔著
《好猫八不》

编辑人语：《好猫八不》是王朔的最新小说。小说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是八不和众猫的故事，猫有猫生，猫有猫路，猫也有社会。一条线是王丙对年轻时代的回忆，包括上学及军旅生涯，以及老年独处的经历。从最初的“不养”到如今安然享受与一群田园猫共同生活，在《好猫八不》中，王朔写下了他同生命中每一只猫朋友的故事，其间穿插着他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这无疑是王朔最温暖的小说。书中插入20幅黑白插图和30幅猫咪的四色照片，岁月在文字与影像中滚滚而来，记录下一个几经沉浮的老人和他天真无邪的猫室友们的波澜不惊的一生。曾经的“顽主”诙谐不减、深刻依旧，却渐渐卸下坚硬的盔甲，变得柔软而宽容。

八不，八不！丙擦着一把猫粮来到大屋，丰满绿植像一群非洲妇女垂头站在窗前，屋顶靠窗一对灯原是室外廊灯，装修把廊子封窗扩进来，现在整间屋昏黄，像在公园路灯下。丙返回过道，把粮哗啦一声倒进饭盆，高声说猫粮给你搁这儿了，想吃就出来吃。自己进了车库屋。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起来，发现粮没了，水没动，冲空气喊：你起来了。蹲下扒拉扒拉砂盆似乎也没用，走进大屋说：怎不上厕所呀，不是说你会用砂盆。忽然四肢伏地往沙发底下瞧，什么也没瞧见，站起来说：别到处拉啊。绕大花盆后面扫了一眼，顺手掐了根黄叶，说：你不理我，我可走了。走进厨房，愣在那儿，忘了进来要干嘛，想半天，愈发空白，拉开冰箱看半天，走了。回到车库屋，八不蹲在侧窗台，在看什么，窗外有棵老白蜡树，树上有鸟，邻居司机在擦车。丙说你在呀，我还以为你不在了呢。远远躺下，十指交叉抱后脑勺，说：你跟照片有点不一样啊。又说：听说你在外边混得不错，还给人洗头店当过洗头小弟，你挺能混啊。八不目不转睛看着丙，像看一个傻子。丙迎视八不，看回去。一猫一人对眼神，一个无邪，一个严肃，时间在流逝，两个都渐渐茫然，丙眨眼说你赢了。有人找丙，在正门喊：有人吗，在吗？丙喊有人。又喊门没锁。

人推门，在过厅喊：哪儿呢？丙喊这儿呢，右手。人进车库，见一只猫坐在丙胸口，夸猫：你好漂亮。问丙这谁呀？丙说我朋友，八不。人说没觉得你是一会喜欢动物的人，你好，八不，我能抱抱你么。说着把八不抱起来，这猫好亲人。坐下挠八不下巴，说小时候我们家一直养猫。开始上下其手，手法纯熟，八不舒服得眼神迷离，没个样子。丙说我怎么觉得你在猥亵我们家孩子。人说猫喜欢这样。放下八不，指尖搓着一卷毛，问扔哪儿。丙说给我吧。人说养猫会养出感情来。丙说就几天，别人搁我这几的。八不围着人腿转来转去，人拍沙发：上来。八不跳上去，坐在人身边，人一把把猫撸头，跟丙说找他的事，也不是什么正经事，几句说完了，人说大后天啊，一定。丙说一定。八不跳下地走了。人说以后电话得接。丙说关了铃了。八不在吃饭，人到跟前也没抬头。人说你就给八不吃这个，也太惨了。丙

说还没买呢，刚到家。人说这猫不挑食，好养，赶紧给人换粮，跟你说话啊，国产不能吃。丙说为什么。人说不使好肉。你这儿不行啊，什么都没有，要不放我那儿养几天，不就几天么。丙说你们家不是有狗么。人说猫狗不打架。丙说谁说的，狗净欺负猫，这我可知道。人说我们家狗不欺负猫。丙说你别多事了，你赶紧走吧。人说那大后天啊，到时候我提醒你。丙说忘不了，哎哟你可真行。人说走了啊八不，再见，这猫就是见了吃的什么都不顾。（本文为书中节选）

浙江新闻奖社会活动奖
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



嘉兴市图书馆
嘉兴日报
嘉兴市新华书店
联合主办

王朔

荐书台

遇见“比时代快半步”的简·奥斯丁



《她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
【英】索菲·柯林斯 著 石平萍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新知了

2026年初，《她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的推出，为刚刚过去的奥斯丁诞辰250周年（2025年）纪念潮，带来了一份余韵悠长的独特献礼。这本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线性叙事传记，而更像一扇精心设计的窗户，邀请读者以更亲密、更视觉化的方式，重新认识那位永远清醒、永远迷人的文学巨匠。简·奥斯丁是深受全球读者喜爱的经典小说女作家，她的名字，早已超越文学范畴，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她描绘的客厅婚姻风波、微妙的财产继承与尖锐的机智对话，为何能持续引发两个世纪后的共鸣？本书的标题给出了一个核心答案：她比时代快半步。

这种“快半步”，并非激进的宣言，而是渗透在其显微镜般精准的社会观察与望远镜般深远的人性预见之中。在她所处的时代，小说尤其是女性创作，常被视为消遣。而简·奥斯丁却在这“两寸象牙”上，雕刻出了关乎经济独立、人格尊严（尤其是女性尊严）与情感理智的永恒

命题。她笔下人物的“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至今仍是映照世道人心的清晰镜像。她的伟大，在于为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赋予了严肃的道德与心理重量，并以一种冷峻而幽默的智慧，预言了现代个体对自我与幸福的追寻。简·奥斯丁出身牧师家庭，家中有着浓厚的读书氛围，她终身未婚，一生与文字为伴。1817年7月，她在姐姐的怀中病逝。在生前没能目睹自己的巨大成功，而在身后被誉为英国与莎士比亚比肩的文学巨匠。她的文字跨越两世纪风雨，仍以“比时代快半步”的清醒与勇气，鼓励万千读者。

这本书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呈现形式。作者索菲·柯林斯与编纂者采用了“剪贴簿”的概念。书中汇集了珍贵珍贵的历史图片、简·奥斯丁及其家人的原始信件手稿、小说创作片段、早期版本插图、家庭住宅版画，以及当时的时尚版画和社会风情漫画。这种编排打破了平铺直叙的传记模式，创造出一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读者仿佛亲自在翻看奥斯丁家族遗留的私人收藏册：一页是她写给姐姐卡珊德拉充满俏皮话的信件，下一页是汉普郡史蒂文顿乡村的风光画，再下一页则是《傲慢与偏见》早期版本的封面。这种多维度的信息铺陈，让历史语境变得可触可感，使读者得以从视觉、文本和物质文化多个层面，近距离“触摸”那个造就了简·奥斯丁的世界，进而更深入地理解她那“用文字撕裂性别枷锁”的灵感和勇气从何而来。

本书作者索菲·柯林斯，英国传记作家、自由记者，曾从事出版业多年，著有多种传记和畅销书，代表作有《梵高传》《简·奥斯丁传》《香奈儿传》《伦敦勃传》等。译者石平萍，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语文学与文化、翻译与国际传播。译著代表作有《半轮黄日》《小说家与小说》等，2024年获中国翻译协会“优秀中青年翻译工作者”荣誉称号。

主持 许颜

在读

与自己和解，便是人生的最优解



《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
【美】洛莉·戈特利布 著 张含笑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春节期间，读完了美国作家、资深心理治疗师洛莉·戈特利布的《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一书，全书没有晦涩难懂的心理学术语，只有一位心理咨询师的人生独白与来访者的真实故事，字里行间流淌着温柔、理解、感恩与力量。大学读的是语言专业的洛莉从学医、做记者到成为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辗转，不仅是职业的迭代更替，更是人生的自我救赎，最终沉淀出“就由它去吧”的生命顿悟，让我在字里行间读懂了接纳与和解的人生最优解。

洛莉的人生起点，是追寻“治愈他人”的初心，选择踏入医学领域，当时的她，坚信医学能治愈身体的病痛，能以专业的技术解除他人的苦难，这份纯粹的信念，支撑着她在艰辛的学医路上奋力前行。但医学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她发现，很多人被无形的心理枷锁困住，身体的病痛只是表象，内心的荒芜与挣扎才是根源。这份认知，让她毅然转身，成为了一名记者，希望通过文字去呼吁、去引导、去改变。

作为一名记者，洛莉得以窥见更多人间百态。她采访过形形色色的人，听过无数鲜为人知的故事，见证过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也感受过痛苦与温暖的碰撞。这段经历，让她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无常，让她明白，语言的力量不仅在于记录，更在于倾听与共情。她开始渴望能用更专业的方式走进人们的内心，帮助他们解开心中的结，于是，她再次出发，一头扎进心理学领域，最终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

接受心理咨询，更多的人是因为孤独。每个人都渴望人与人之间强有力的情感交流，却又缺少这种交流。这就是一种渴求。“互联网可以是安慰剂，也可以是毒品。”现代人沉迷于网络，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因为不敢面对真实世界的脆弱。我们把自我折叠进虚拟的身份里，用评论区的回声，代替心跳的共鸣。愈是依赖，愈是疏离；愈是搜索“被理解”，愈是确认“无人可依”，愈发感受到

那份孤独，也越来越找不到可以推心置腹聊聊的人。从治病救命的临床医生，到记录人生百态的记者，再到疗愈心灵的心理咨询师，洛莉的每一次转型，都是对自我的重新认知与突破，也带给她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与迷茫。她曾被来访者的痛苦裹挟，也曾因孤独和自我怀疑中徘徊，甚至在遭遇“仇童男友”分手的人生变故时，她本人也需要找一位心理咨询师去倾诉，去改变自己。

“逃避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它只是延迟了面对”。正是这份亲身经历的挣扎，让洛莉逐渐领悟到“你遇到了问题？就由它去吧”的真谛。这句话，不是消极的逃避，不是放弃的妥协，而是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释然——接受人生的无常，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痛苦存在，也允许自己偶尔脆弱。

“生活的本质是变化，而人类的本性是抗拒变化。”她曾执着于“治愈”每一位来访者，执着于掌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直到她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每个人都有能力在痛苦中成长，而她能做的，不是强行改变，而是陪伴与倾听，是引导他们学会接纳，学会与自己和解。“有时候，我们渴望答案，但真正需要的是被理解。”

“你会感觉到痛，每个人都会有感觉到痛的时候，但你不必让自己那么痛苦。感到痛不是出于你的选择，但你选择了让自己痛苦。”面对痛苦的折磨，“就由它去吧”，是洛莉送给自己，也送给每一位读者的人生箴言。它告诉我们，人生本就充满未知与遗憾，不必执着于过往的遗憾与痛苦，不必焦虑于未发生的未来，也不必强迫自己成为完美的人。

那些曾经的伤痛、未完成的期待、无法掌控的变故，都可以试着放下，学会与它们共存。就像洛莉在书中所说，心理治疗的目的，不是消除痛苦，而是帮助人们学会带着痛苦继续生活，在接纳中找到力量。“当下，只能先迈出第一步，再走下一步。不要一次想五步，一次只迈好一步。一步之中蕴含着许多可能性。”

合上书页，洛莉的人生轨迹与那句“就由它去吧”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们每个人都像洛莉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辗转前行，经历着迷茫与挣扎，渴望着治愈与成长。“你无法逃避痛苦，只能穿越它”，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学会与生活的不完美和解，学会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学会“就由它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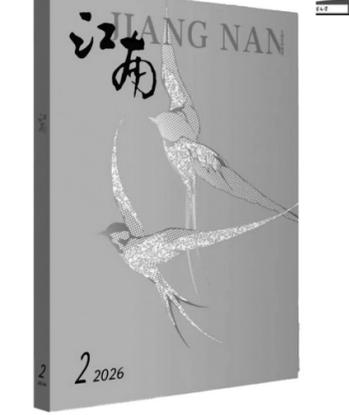
当我们放下执念，接纳无常，便会发现，痛苦不再是困住我们的枷锁，而是成长的养分；遗憾不再是心中的刺，而是生命的印记。愿我们都能像洛莉一样，在人生的辗转中读懂自己，在接纳与和解中活成温柔而有力量模样，活在当下，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都在受苦，我们也都在成长。”

曹志琪

杂志癖

本期眼期刊：2026年第2期的《江南》《天涯》《长城》《万松浦》；202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广州文艺》《上海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原创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若只如初见》的《我湖》



本月的阅读，自然应该从女作家和女性开始。著名女作家陈染的短篇新作《若只如初见》（《小说月报》）建构起一个关于美、存在与时间的沉思空间。不仅是千帆过尽后的心灵自画像，更是一次以文学对抗虚无、在寻常事物中叩问生命本质的优雅实践。而军旅女作家董夏青青的中篇新作《黄纸除书》（《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描写军事科研工作者古然在推进战术系统研发时遭遇困境，他在导师吴敏恩的人生故事里探寻答案，并思考什么才是前线战士真正需要的“战略支持”。两代军事科研工作者的命运轨迹，在常人看来是“乏味”又萧瑟的小路，他们却毕生辛苦跋涉，只为更多人踏上和顺平安的康庄大道。而阿微木依萝的《美人屋》（《天涯》）以魔幻叙述，书写了母女二人在郊区山中老宅生活的故事，探讨生存选择、亲情羁绊与精神出走的命题。

周芳的短篇小说《我长出了一对翅膀》（《江南》）描摹了一位五十岁女性的人生片段和心理面貌——在外人看来，她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过着悠游的中产生活。但在貌似美满却逐渐失语的中年生活中，她的人生实则在超负荷运转。身为职业女性，每日面临繁忙的工作和沉重的压力；身为母亲和妻子，有永远做不完的家务琐事，她内心悄然生长出翅膀，渴望摆脱这份庸常。作者用丰富的心理刻画和富有张力的细节，在轻盈与沉重交织的文字间，锐利地切开中年女性不堪重负的生活表层，展露其中被压抑的渴望、无声的疲惫与隐秘的疼痛。而同期杂志上李云短篇《月半》则以温润却有力量笔触，聚焦肥胖者小芬的半生浮沉，铺展开一幅交织着苦难与温情的人生画卷。遗传的肥胖让她步履维艰，承受世俗冷眼，婚姻的反叛、职业的淘汰将她推入低谷，可她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上天赋予她天籁之嗓，成为了她的铠甲，唱吧里的“小韩红”，幕后的朗读工作，让她的声音传递温暖。抱养女儿绿腰，是她对抗命运的倔强选择，她以决绝勇气斩断肥胖基因的传承，用深沉的母爱滋养出清丽脱俗的生命。还有，马慧娟的短篇小说《改嫁》

（《北京文学》）叙述的是宁夏村妇芳芳的婚恋史——“婚”是一婚丈夫，“恋”是丈夫过世后半路冒出来的旧识男子。然而“婚”也罢，“恋”也罢，芳芳却始终做不了自己的主……

修新羽的短篇小说《我湖》（《上海文学》）以双线结构展开，一条标题为《湖》，一条标题为《我》，在平静克制的叙事中一点点埋藏作者关于存在与确认的哲学追问。故事设置了两条交替推进的叙事线索：一条讲述“我”与刘屹的交往，一条呈现刘屹失踪后“我”的回想。刘屹曾对“我”说，他觉得自己是湖泊，但说不清是什么湖泊，“我”对此的反应很敷衍，是成年人之间惯常的礼貌性回应。再后来，刘屹莫名失踪。失踪事件成为钉在“我”记忆里的钉子，促使“我”不断回望、不断追问：如果当时认真回答了，一切会否不同？

如果您有时间读长篇，那么请首选艾伟的长篇新作《春歌（上部）》（《人民文学》），该刊编辑认为，这是一部百变之作。艾伟的小说向以理性见长，对悖论与精神困境的热爱，以及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时代把握的整体感，让他在同代作家中有着醒目的辨识度。但在《春歌》里，艾伟一改对两难情理的探究，也无意于对时代做同构的表述，而是一头扎进人物的情感与内心，让小说具有了既丰沛又单纯的力量。还有，郑锦杭的长篇小说《不虚此生》（《江南》）是一部关于“道路”的小说——林大方从乡村走出，在教书与写书之间、在依恋与出走之间、在“心里住着一个人”与“心里不再有住着的人”之间，一路沉思行走半生，最终选择用带着血泪的文字书写，以“埋葬过去”的方式，完成了对过去的献祭，也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寻找。

假如您偏爱散文随笔非虚构，那么不妨选择唐炳超的《1980年代毕业实习日记（1987）》（《天涯》），这是作者1987年在新华社《半月谈》实习的日记，平实的日记刻录了当时青年的理想、悸动与迷茫。还有，李杭育的《水手客棧》（《万松浦》）、傅菲的《乡野》（《长城》）和黑陶的《房子，或南方幻焰》（《广州文艺》），名家新作自然出手不凡。

郭梅